

西書精華小叢書

人類喜劇

黃嘉德節譯

★ 文化・思想 ★



上海西風社發行



人類的喜劇

黃嘉德

書名 *The Human Comedy* • 出版年份 一九三六年
原著者 James Harvey Robinson • 書價 美金三元
出版者 美國 Harper & Brothers

羅賓遜教授 (James Henry Robinson) 係現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於一八六三年生於美國伊里諾斯州婆羅明敦 (Bloomington)。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七年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著名作品有創造中的心智 (*The Mind in the Making*) (一九二一年出版) 及文明的嚴重試驗 (*The Ordeal of Civilization*) (一九二六年出版)。人類的喜劇一書在他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逝世時，剛好脫稿。此書可說是前兩書的續編，合起來成為討論人類歷史和世界文化的三部曲。這三

部書，尤其是第三書，可說是世界思想史上相當重要的文獻。除此之外，他又寫了許多歷史的書籍，其中有一部份是和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庇亞特（C.A. Beard）合著，各國大學歷史課程中多有採爲教本者。——譯者

緒

論

（Harry Elmer Barnes 作）

據羅賓遜教授的見解，人類的文明現在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時期了，人類也許可以容易地踏進一個大同世界，一個比伯拉圖及貝拉米（Edward Bellamy）——英國十九世紀社會主義作家——等哲學家所夢想的烏托邦更偉大更有趣的大同世界。

我們爲甚麼在路上耽擱着，（這一番耽擱也許會成爲人類的致命傷），逡巡不前，在不必要的貧乏，痛苦，恐懼，猜疑，和屠殺之中徘徊着呢？羅賓遜教授

的答覆是：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使我們的思想跟着時代而進展。我們的心智還沒有充分的準備，還不能控制並享受這個少數科學家和發明家爲我們創造的機械時代與國際制度。我們是『文化落伍』的犧牲者。我們荷負着遠古時代的陳舊傳統和風俗習慣的重擔。

*

*

*

歷史家眼中的世界

在過去二千年的人類歷史中，世界有一些思想家，受好奇心所驅使，對週遭的事物發生懷疑，或覺悟到一般人的愚笨，對於大家視爲當然之事物，開始由各方面重新加以研究和估量。希伯來的先知，如阿摩士（Amos）和以賽亞（Isaiah）等，排斥流行於當時的關於上帝的觀念，重新解釋上帝所要我們做的工作。二三百以後，釋迦牟尼拆穿了俗世的野心和虛榮，指示世人去走那些達

觀恬靜，心地和平的人生之路。蘇格拉底因為發問過多，結果給雅典的高尚公民驅逐出來。幼利比底（Euripides）所懷疑的事情太多，使同代的人們覺得很不耐煩。在中世紀的後期，有些人爲了要維護自己的主張起見，開始謹慎地制定一些關於上帝，天使，罪惡，和救恩的理論了。

到了十七世紀的初葉，培根（Bacon），笛卡兒（Descartes），伽里略（Galileo）及其他的人，對學究式的教授的議論感不到興趣，於是便提出一個研究世間事物的新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觀察世間的事物怎樣運行。

我們現在需要一種新歷史家，把舊歷史家殫思竭慮搜集起來的材料加以利用，使這些材料可以解決我們今日生活上的困惑。過去的事物，無論多麼偉大可敬，都須重新經過一番的研究，纔可以加以接受。真的，對越是偉大可敬的事物，我們的懷疑應該越大，因為它是跟不上時代的，因為其產生的時代和環境與現代很不相同。當尊重過去事物的心理妨害了我們的思慮和決定時，我們便無法

從事真誠的分析和計劃了。

我們今日寫起歷史來，應該以打破成見，（因為成見乃是那種不加思索而以為是的意見，）尤其應該打破那種野蠻遺留的『神聖』觀念。

人 類 與 歷 史

人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記憶。人類永遠是忙的，無日無夜地忙着，回憶着過去的歡樂和悲愁。他的記憶使他能夠辨出過去的錯誤和缺點，而設法加以改正。他的一切解釋和希望是有賴乎他的記憶力的。學術和智識就是儲積起來的記憶。

所謂歷史，就是我們一般的回憶的大規模記錄。歷史所包括的東西不僅限於我們個人的經驗，及我們週遭的人所告訴我們的事蹟。然而，我們根本不應該視歷史為過去事蹟的記錄，而應該視之為培植智能上的自由和智慧的工具，這種寶貴的歷史心智，乃是估量人類生活的要素。然而這種歷史心智從來就很罕有，甚

至在歷史學家中也是罕有的。

關於歷史，我們最要緊能夠意識到各種事蹟發生的原因和發展的過程，因為這會使我們更能認識一切事物的現狀，而進一步想出一些更巧妙的方法去加以改善。過去事蹟已經失掉它的神聖，我們再也不是過去事蹟的奴隸了。我們可以重新估定過去事物的真價值，享受思想上的自由了。

把過去的事物估價過高：這豈不是我們的危機嗎？我們目前有一種重大的工作，就是掃除陳舊的希望，憎惡，趣味，和忌憚，而代之以一些與今日現實生活較有關係的新的希望，憎惡，趣味，和忌憚。否則我們朝着美滿人生的一場奮鬥，一定是懦弱的，猶豫的，無力的。

文明的勝利

爲着要明瞭人類悠久的歷史對我們今日生活的影響，爲着要明瞭我們與過去

時代的關係，以及對將來的希望，讓我們借用一個方法來闡釋這種新歷史觀念。讓我們用十二小時來代表人類的全部歷史時期，而我們現在正是生活在這人類悠長日子的正午。爲便於計算起見，讓我們假定人類僅在二十四萬年之前纔用兩足直立起來，纔開始從事各種的發明。（雖然這二十四萬年也許不及實際時期的四分之一。）

這樣算起來，每小時就是代表二萬年，每分鐘代表三百三十三年半。

在開頭的十一小時半，我們一些記錄都沒有。我們不知道有甚麼人物或事蹟。我們只推斷當時已有人類居住在地球上，因爲我們找到了他們的石器，磁器的碎片，以及他們一些關於古象和野牛的圖畫。

直到上午十一點四十分的時候，埃及和巴比倫的文化的最早期的遺跡纔開始顯露出來。

直到七分鐘以前，希臘人纔產生了那些我們稱爲上古時代的文學，哲學，和

科學。

照我們的計算，培根（Francis Bacon）是在一分鐘以前纔寫出他的學術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的。

人類開始利用蒸氣機，至今還不上半分鐘呢。

把人類的歷史時期這樣縮短起來，並不至於產生錯誤的印象。事實上，這種方法使我們更容易把握住適當的歷史觀念；如果照歷史的年代來計算，因為時期長久，不是我們人類腦經所能測度，則往往不免有難於捉摸之感。

有兩點是很明顯的：第一，以人類的悠久年代而論，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一些所謂古人，事實上乃是我們同代的人。這些人看來無論多麼古遠，總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我們絕對不能認定他們的心智比我們更好或更壞，而只可以說：自從他們的時候至今，人類的智識已經積蓄得更為豐富了。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時間距離的神秘帷幕除掉，便可以隨意地批評他們了。

第二，我們深深感覺到：人類初期的進化是極爲遲緩的，在幾萬年中幾乎看不出進步的跡象來；可是越近現代，人類的進步便越快了。

中世紀的觀念

在中世紀的時代，教會事實上就是一個國家，有其自己的法律，法庭，監獄和租稅，大家都須受它的支配。異教徒乃是賣國賊和叛徒。他以為他可以脫離教皇和主教而生活，以為他可以無須受正統派的教士的訓誨，同時可以逃避他們的壓制。他在當世是被視爲『無政府主義者』和『赤化者』的，是妨害社會制度的罪人。在主張正義的良好公民的贊許之下，教會是把他當這種人看待的。中世紀的公民是認爲國家一定要受教會的控制的。

然而，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在大多的事物上，世俗的制度已經奪取了舊教會制度的權力了。中世紀時代認爲最重要的問題——異教徒與正統教徒的分別

——現在已經成爲極不重要的大衆問題了。

我們要問：舊時代的宗教上所用的方法，如窘逐，審判，虐待，酷刑，監禁，和燒殺，倒底有甚麼結果呢？宗教裁判和檢查制度有甚麼成績可言呢？無論如何，教會並不曾達到使人民一致信仰宗教的目的。羅馬天主教會雖然已經廢掉了許多古代的陋習，可是至今對於人類依然沒有絕對的統制力。在西歐和北美多數的國家中，一個人今日儘可以相信他所要相信的東西，隨意發表自己認爲對的宗教觀念，和同情者自由合作，不至遭受任何的刑罰。『無神主義』在今日仍舊是一個令人心驚膽戰的罪名，可是無神主義者再也不是無法無天的暴徒了。總而言之，世人已經明白：宗教的教義已不再是有關公衆的問題，却變成一個有關私人趣味和愛好的問題了。

這是令人難於置信的革命。可是由許多方面看來，我們相信：今日如果有人想用武力去消滅那些要重整社會和經濟關係的人，他們一定會和中世紀的宗教裁

判一樣地失敗。

科學在摸索中前進

科學的加速進展，是由兩種重大的誤解促成的，這是很可怪的。這兩種重大的誤解就是人類對鍊金術和占星術的迷信；這兩個信念都是希臘和羅馬人以及中世紀的學者和研究者流傳下來的。現代化學發源於鍊金術，現代天文學發源於占星學。

鍊金術專家希望由其實驗中找到一種叫做『鍊金藥液』(“elixir”)或『點金石』(“philosopher's stone”)的東西；這種東西加上普通的金屬如鉛，水銀，或甚至銀，便可以變成黃金。他們也相信這種藥液可以使人返老還童，長生不老。希臘人和阿剌伯人傳下來許多秘方，因此西歐人士都希望這些實驗室裏的奇怪質素結果會產生靈驗無比的仙藥。『點金石』雖然沒有人找到，可是那一番實

驗的苦工夫却發現了一些奇異而有用的混合物，可供醫學和工業之用。

正如鍊金術的幻夢促進了化學的發展那樣，占星學的迷信也促進了天文學的發展。近代還有許多明哲的人相信天上的星辰會影響人類的運命；因此，在一個孩子成胎誕生的時候，詳察行星的位置，便可以預言他的一生的事蹟。同時，人們相信只有在星辰的良好影響之下，纔可以進行重要的事業。醫生也相信行星的位置與他們藥物的功效大有關係。這占星學在中世紀的大學裏居然也成爲一種科目。那些研究天象的人，雖然漸漸覺悟行星的運行對於人類沒有影響，可是他們所發見的事實却成爲現代天文學家的基礎。

自然科學研究人類的環境——他所生活的世界及與他同存於大地上的動植物。他既然須適應環境，控制環境，那麼，他對大自然的運行如果能獲得更多的智識，於他是極有用處的。不但如此，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不僅已經把自然現象的秘密顯露出來，而且對於研究人類本身的問題，也造出一

些更有用的新方法來。

人類是科學研究上最重要而且最困難的問題。他和其他動物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可是他能夠創造一種特殊的心智，能夠改變他的行為；他是一種受最深沉的情感狀態和變遷的影響的動物；他有種種的記憶，他需要他人扶助，他有理想，他有對於愛情，權力和榮譽的熱望，他有潛藏着的恐懼和怨恨——這一切使研究他的人覺得迷惑，覺得不容易用科學方法去解釋他的行為和思想。他不但有其他生物的一切化學和有機問題，而且也有處心積慮的動物所特有的種種神秘性質。

踏進豐富的年代

人類從來不能很美滿地適應他所創造的文化；人間始終有許多不公平與不調和的事情，這些缺陷只有用智慧纔能夠使之減少。可是，這種慢性的痛苦已經轉成急性的了；有些細心的觀察家深信，人類的思想如果不提到更高的水準上去，

文明是免不了要受一番大挫折的。

然而，我們不把傳統的觀念和條規，重新加以一番徹底的檢討，反而想把人類行為的現有的，因襲的見解認為正當。有許多人以為如果將所謂『過激』的思想壓制了，使之不能散佈開去，那麼，現行的制度便可以建在一百年前或十萬年前的思想的基礎上，而獲得美滿的成績。

我們雖則讓我們在自然科學上的自由思想，去改變人類的舊世界，可是我們依然聽任教會和學校繼續去灌輸一些已經落伍的，跟不上時代的信仰和觀念。因為我們學校所教授的『社會科學』乃是傳統的禮節，而不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對付新事實和新困難的方法。

常常有人說，教育可以解決我們的任何重大問題；這句話是很對的。可是這種教育應該和我們過去的教育大不相同。我們過去的教育不會把我們救出國內的不景氣或國外的戰爭。那些把我們的經濟制度帶向懸崖深淵去的人們，多數是受

過高等教育之智識分子。我們的銀行界領袖多數是哈佛，耶魯，潑林斯頓等大學的畢業生。那些造成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人都是受過高尚教養的紳士，有些甚且是莊嚴的博士呢。

我們需要長期的教育，使我們可以走上經濟的正軌。可是這種教育必須是新教育，承認豐富的經濟制度是經濟社會的基石。否則我們的文明一定會趨於毀滅。我們這個世代在人類的喜劇中寫了一些最可怖，最有諷刺意味的句子——我們在充足富裕的世界中餓死了；當男女和孩子衣食匱乏，住在²齷齪狹小的地方時，我們減少了食物和工業的生產量了。這真比妖巫的騙術來得更不易了解，不可寬恕了。

論 自 治

科學智識和實際經驗已經把舊民主主義所根據的整個體系完全推翻了。那個

『使民主主義在世界裏獲得安全』的世界大戰，結果反而使民主主義在世界更不安全。這是最矛盾的事情。

舊民主主義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這種政治體系在都市文明，工業文明和世界文明中運行起來有許多缺點。同時，它又須應付那種強烈的個人化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在一九二九年秋崩潰了，）因此，它更無法避免衰落的命運了。舊式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弱點都堆在這個負擔已經過重的民主主義的肩上，難怪民主主義在世界大戰的打擊下崩潰下去了。

一般人提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去代替民主主義，可是我們不相信這兩種主義是解決世界問題的最後辦法。

我們不知道優越的智識和經驗將來能夠產生甚麼東西。最適宜的改革也許是：（一）有標準的選舉制度——以智能測驗的結果為國民參加選舉的標準；（二）規定一切官吏必須受過一番科學上和專門技術上的訓練；（三）國民代表